

梦回山口洋(六)

作者：夏明

在凌晨时分终于顶不住，发高烧了！

蔡香在鹿邑甲必丹家里的时候，对于感冒发烧有过了解，但刘老大发烧那么厉害，她可从来没有经验。在家里找药箱，刘老大迷迷糊糊的说不清楚，在家里找来找去，只有一个驱风油的空瓶子。

天和、坤翔正好放假回来家里，天和说用毛巾给热敷看看行不行。

天亮了，刘老大烧没退，而且陷入昏迷状态。一向淡定的蔡香有点慌了手脚。她刨了一些羚羊角泡水给老大喝，不起作用。

吃高丽参好还是西洋参好？蔡香没了主意。

情急之下，她去敲邻居杨华伯的门。

杨华伯母出来，看到满脸憔悴的老大妈，吃了一惊：“怎么了，老大奶？”

“华伯母，你家里有退烧药吗？刘老大发烧得很厉害。”

“我们俩一路走江湖打功夫，家里只有跌打刀伤的药。”华伯母赶紧过来看老大。

“哎哟！我来给刮痧看看行不行。”华伯母说。

最小的德翔吵着要吃奶，他才出生三个月。蔡香顾不了那么多，叫梅媚煮粥水

给他。

邻居是客家人杨华，他们一家走江湖卖艺卖膏药一路从广东南来落户到假狮村，他的太太是个口直心善的阿英，人人都称她华伯母。

阿英虽然来到南洋，但她仍然穿着唐山装的衣裤，典型的唐山伯母的样子。

“我家里的草药用完了，你先到神庙去求个香符吧，我明天就去采草药。”华伯母对早已习惯穿车花番人衫配大花蜡染沙龙的林香说。

“我骑脚踏车带你去。”杨华伯对蔡香说。

“家里本来备有药箱，伤风感冒药、丹膏丸散、跌打止痛膏药药油都有，却让老大下去各乡走访时带去接济了乡民，到邦戛去补充药物，一时还没有送过来。”蔡香说。

林香求了香符回来，华伯母让她把香符烧了，冲一碗水给老大喝下。

老大病情加重，华伯母又是刮痧又是拔火罐，不见效果。杨华赶紧请人帮着用大板车把他送到码头，准备送往邦戛的医院，但为时已晚，老大因为到处奔波，身体健康透支，免疫力低下，高烧不退，再加上路上颠簸，竟然扛不过暑气的重

创，并发心肌炎，撒手人寰。

天塌下来了！

蔡香与刘吉昌结婚16年来，家事里里外外都老大撑着，她除了带孩子，不需要操心任何事情。五个孩子来到人间，都含着金钥匙。老大的俸禄让家里不缺洋参燕窝、海参鲍鱼。家庭的顶梁柱说走就走，这下该怎么办？蔡香一下子仿佛从天堂落入人间。

蔡香天天泪水洗脸，襁褓里的德翔刚满三个月。几个孩子不大不小，都不知如何是好。

幸有热心肠的华伯母过来料理饮食，并且苦口婆心的劝说蔡香吃饭：“阿香啊，你不吃饭，阿翔哪来的奶水喝呀？”

杨华张罗着叫天和去告知爷爷，刘石松火急火燎的过来，联系邦戛镇政府，为刘老大办了体面的葬礼，许多原来他任职的地方的乡民从红沙港、百富院闻讯过来参加葬礼，因为刘吉昌生前为乡民办了许多好事，乡民们深深怀念他们的老村长。刘吉昌在假狮的山岗上安葬了，按照石松的意见，墓地朝北，让他永远记住他是炎黄子孙，是来自唐山的华人的后代。他后悔没有让吉昌出来工作之前回广东家乡

一趟，认识自己的祖籍地。荷印政府给蔡香颁发了抚恤金，并且有证书让她在有生之年，每月可以领取抚恤金（当地叫板仙pension）。

年纪轻轻就守寡，蔡香的生活面临更大的挑战。

过了七七49天，蔡香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，决定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到文岛宜伯父家去。她告别了相处多年的好邻居杨华和华伯母，并在杨华的帮助下，僱了船搬家到邦戛，又僱了牛车，搬到文岛宜。好心的杨华还骑着脚踏车一路护送着蔡香一家到达文岛宜，才骑车自行回去。蔡香对杨华真的感激不尽。

文岛宜埠在山口洋与邦戛之间公路边上，埠头仅有一条街，都是木结构的大通道式的平房，平房后边连着乌洛港的港口，连着大海。

伯父刘玉昌经营小百货店，伯母接二连三生了六个儿女，

大儿子阿茂刚满16岁，最小的儿子阿仁也才3岁。蔡香带着三个孩子，加上秋翔及从坤甸赶回来的天和坤翔，总共七张吃饭的口，刚踏入家门，伯父的脸没有笑容，伯母的脸更是难看。

“出门看天色，入门看面色！”林香立即想起甲必丹奶曾经有过的教诲。满脸尴尬的勉强抬起笑脸向伯父伯母问安。

文岛宜的平房与南洋大多数华人的房子一样，过了骑楼，前厅可以做商铺，往后一排几个房间，是睡房，也可做仓库，盖铁树片瓦的房顶很高，有的还可以搭建阁楼，热带的气候，孩子们可以光着膀子睡在阁楼的地板上，中间是天井、灶间，饭桌，再往后又一排房间，所以房子空间很大，从后门出去，在海边的红树林之前搭建厕所。蔡香一家勉强在伯父家安顿下来。（未完待续）

